

张权声乐艺术研究
纪念文集

张权研究 纪念文集

张权声乐艺术研究编委会 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中国音乐学院·中国现当代音乐史料建设与研究工程

张权研究纪念文集

假如我的歌声
能飞翔

张权声乐艺术研究编委会 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

ZHANGQUAN YANJIU JINIAN WENJ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权研究纪念文集 / 张权声乐艺术研究编委会编. —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5. 4

(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

ISBN 978-7-103-04481-0

I. ① 张… II. ① 张… III. ① 张权(1919~1992)-纪念文集 IV. ① K825.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6247 号

特邀编辑: 黄旭东

责任编辑: 严 镐、刘 滢

责任校对: 袁 蓓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甲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Http: //www. rymusic. com. cn

E-mail: rmyy@rymusic. com. 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 25.5 印张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请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 (010) 58110591

网上售书电话: (010) 58110654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 58110533

编委会

顾问：金铁霖

主编：赵塔里木

执行主编：谢大京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希珍	王秉锐	尹小英	付 强	石惟正	甘家鹤
刘再生	刘诗嵘	李月红	李西安	曲学选	严良堃
汪毓和	余笃刚	陈 钢	周国安	罗 祥	顾春雨
高佳佳	莫纪纲	莫纪岚	莫 燕	黄旭东	樊祖荫

总 序

赵塔琳

张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年了，张权先生声乐艺术道路是值得我们回忆的。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毕业于国立音乐学院。在重庆首演中国的第一部歌剧《秋子》，开时代之先河；后留学美国，就读伊斯曼音乐学院，刻苦学习，取得优异成绩。20 世纪 50 年代初回国后，出演首次用中文演唱的著名歌剧《茶花女》女主角薇奥列塔；“反右”，张权先生被调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工作期间提案并参与组建歌剧院，主演民族歌剧《蓝花花》，这是以西洋歌剧见长的她在民族音乐浸润下的大胆突破和尝试。她还是“哈尔滨之夏”的积极倡议者和参与者。粉碎“四人帮”以后张权先生获得平反，回到北京，担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兼声歌系主任，并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中国音协常务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北京音协主席等职务。她深入教学第一线，并出任国际声乐比赛评委，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促进了对外音乐事业的交流。她忠实履行政协常委职责，积极提案。她不计报酬，热心社会音乐事业，在古稀之年，曾较长时间在湖南讲学，又到“北大荒”垦区农场开课，参加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声乐辅导活动，训练业余合唱团，甚至带领学生到少年劳动教养所开艺术实践音乐会等等，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张权先生一生虽历经坎坷，但就她一生对声乐艺术的热爱和执著追求，称她为坚强而又伟大的女性，当之无愧。

我们纪念张权先生，就要将她对中国音乐事业的热爱和孜孜不倦的求索继承下来。张权先生的一生是投身中国声乐学派建设的一生，也是致力于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设的一生。她认为只有把西方的声乐技巧与具有中国歌唱审美特点的民族、民间唱法科学地融合，形成自成体系的中国声乐学派才能立于世界声乐艺术之林；只有广大

人民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歌唱艺术才是声乐工作者艺术追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她积极实践,不仅将外国歌剧原文歌词译成观众听得懂的中文,还大胆突破自我,创新性地将西洋歌剧艺术与民族声乐表演成功结合起来。在张权先生《关于演唱中国歌曲的问题》一文中,她旗帜鲜明地提出:不能把西洋唱法与民族唱法对立起来,而应互相借鉴与吸收。在《如何演唱中国歌曲》一文中,她又具体地谈到怎样从传统声乐美学中的发声、咬字、唱情等方面去声情并茂地表现中国声乐作品。她从实践到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促进中国声乐走向世界,与世界融合,汲取世界音乐的精华,让中国音乐走自己道路。这些,对于如今的中国音乐教育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中国音乐学院发展路径也有指导价值。中国音乐学院应该扛起继承和发展中国音乐这面大旗,在这一领域成为全国高等音乐教育队伍的领军者。创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责无旁贷!如今,我们看到,中国音乐学院在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国家和社会的要求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具体到民族声乐方面,尽管这些年我们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了一大批深受观众们喜爱、活跃于荧屏的歌唱家,但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审美品位的提高,要求我们培养出艺术特色更加多姿多彩,演唱方式、方法更加多元、多样的新一代歌者。这对我们民族声乐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达到?我想有一个重要的途径,那就是张权先生提倡的到民间去学习,不断进行理论思索与艺术实践,探求新的、更具时代要求的声乐艺术形式。相信新一代的声乐教育家能够继承张权先生的艺术理想,继往开来,开辟出无愧于时代的民族声乐新天地。

我们纪念张权先生,除了艺术思想和追求外,更重要的是弘扬她及许许多多老一代艺术家高尚的品德和师德。在张权先生的从教岁月中,许多她教过的学生现在回忆起张老师来都是历历在目、深切感人,张权先生是用心、用情在教书育人,教学一丝不苟,要求严格;业务勤于专研思索;艺术精益求精。生活上却像关心自己孩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位学生,分文不取,还常常解决食宿等问题。这对于我们时下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艺术教育来说尤为可贵。在这里并不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们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我们在对待学生、对待教学、对待艺术应该像张权先生以及老一辈艺术家那样用上我们的真情、真心和艺术良知,真诚善待我们的莘莘艺术学子们,认真地教书育人,因为他们是艺术的继承者,是祖国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努力,继承张权先生未竟的事业,为中国音乐学院发展和壮大,为我国音乐事业繁荣和兴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序 一

致张权教授八十诞辰学术活动的贺信

刘延东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欣闻张权教授八十诞辰学术活动在京召开，不胜喜悦，因公务无暇前往祝贺，甚为遗憾！谨以此信，向张权教授八十诞辰学术活动的举办致以诚挚的祝贺！

张权教授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常委。她热爱祖国，热爱党，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政策，广泛团结文化艺术界人士，为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坚持和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张权教授在音乐事业上，勤奋刻苦、中西兼学、广览博取、不断探索，为发展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创建中国声乐学派而奋斗终生。她治学严谨，积极实践，一生参加各种演出无数，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爱戴，被称为“人民歌唱家”。张权教授的人品艺德，雅望懿范，令人仰止，堪称典范。张权教授风雨一生，德艺双馨，虽乘鹤去，精神长存，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祝愿此次活动圆满成功！

1999年11月18日

序 二

张权同志把心全放在音乐事业上

贺绿汀



张权与贺绿汀

张权同志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音乐家。

建国初期,她从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毕业,取得很好的成绩。心中始终放不下祖国和家人,毅然冲破许多困难,取道香港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不幸的是,1957年她和她的家人开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丈夫半年后^①去世,留下她和三个年幼的孩子。直到1979年她才得到彻底的平反和解脱。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从不低头,很有骨气。她把心全都放在音乐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上,为了这个事业她献出了毕生。

我们经常有机会一起参加一些会议,所以有机会见面并且对音乐方面的事情可以深谈。她来上海时,更是专门到我家里相互讨论音乐方面的看法。一度,我曾动员她来上海工作,这种乡情很自然。但是北京方面不肯放她过来,终于没有来成。我们虽人处南北两地,但并不妨碍我们的沟通。

张权同志回国以前已相当有成就了。后来她失去过很多上台演唱的机会。但当一

^① 应为1958年8月。编注。

遇到有机会给她演唱时,总是全力以赴,以她出色的音乐表演艺术使广大观众念念不忘。转入教学工作后,她耐心严格地要求学生在音乐道路上刻苦努力地学习,她关心学生们的生活,她热情地为广大音乐爱好者解答问题,她不计报酬地为求教者指导和帮助,她淡泊名利,她坚持音乐的严肃性,她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她一直为使中国声乐学派有朝一日真正走向世界而奔走呼吁。

她离开我们,令我十分难过。她年龄还不算太大,前些年生病住院开刀,出院后又开始不顾身体和年龄走南闯北忙于工作,过分劳累出现了这个悲剧。其实她还应该做许多事情!我刚才还在看《传记文学》中有关张权同志的文章,真是非常感人。

对于她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为人的高尚品德,我以为应当让后人对她更了解,学习她,并继承她的事业。她生前留下的录音唱片、著作、文章都是祖国音乐文化宝库中的财富。

现在,把这些宝贵的资料集中编辑成集,很有意义。我希望通过努力把张权同志的文集和唱片整理出来留给后人学习、继承。

原载于《张权纪念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5年

编者按:贺绿汀、丁善德是张权的挚友,他们的文章,原是作为1995年出版的《张权纪念文集》序文,没有标题,写于20世纪90年代,收录在1995年6月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张权纪念文集》中。今由本书编辑根据文意,拟加了标题,仍编排在文集之首。

序 三

张权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

丁善德



左起：丁善德、张权、孙慎。

当我得知将为张权出版纪念文集时，心中感到非常高兴和安慰。

张权和我是数十年的老朋友，又是音乐的同行，虽然生活工作一南一北，但是我们是心心相通的。以往，由于我们参加各种会议和音乐活动，就经常碰面。只要有机会，我们总会坐在一起天南地北地畅谈一番，而更多的话题则是有关音乐方面的事情。

张权是歌唱家，我搞作曲。张权从美国留学回来，我从法国留学回来，我们都是喝过几年“洋水”的人。但我们又都是“洋为中用”的执着追求者。我们两人在音乐观点上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追求音乐的意境和完美。我记得她唱我改编的民歌《想亲娘》、《槐花几时开》等，她把这些歌唱得很有情感又很有诗意，还有浓浓的中国味儿。她歌唱中从不故意去追求声音，却注意把语言处理得十分完美，声音自然纯净又动人心弦。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这两首歌，尤其觉得这两首歌的钢琴伴奏部分对歌唱的衬托和表现很出色，和声讲究，色彩丰富，让人赏心悦目。她不仅在自己的音乐会上经常

演唱它们,还教她的学生们演唱。

张权从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获得了“音乐文学硕士”、“音乐会独唱家”和“歌剧演唱家”证书是很不简单的。这要求一位歌唱家同时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这种知识的功底使她在音乐工作中得心应手,受用不尽。张权回国后演了《茶花女》这样的意大利歌剧,又演了《蓝花花》这样的民族歌剧。从薇奥列塔到蓝花花体现了她对原来已掌握的知识并不满足,她进一步地向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学习,追求更丰富的知识和艺术,并把原来的知识融入新知识之中,执着地实践“洋为中用”的更高目标。她无时无刻不在思索,无处不在学习。为唱好《蝶恋花》,她来上海时专门拜访评弹大师蒋月泉先生虚心学唱。她心中一直梦想着有一天能由中国举办世界声乐大赛,外国歌唱家必须用中文演唱中国具有世界水平的歌曲……她每每讲到这里眼里就放出光芒,让人感觉到她全身的热血激动地奔流。

张权是一位善良、美丽、朴素、温柔的女人。她一生的经历是极为艰难坎坷的。作为一个女人能坚持下来,还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我是很佩服的。我有时看到她细声细气地同我交谈,真吃惊在她那柔弱身体里何以有这么坚强的力量!她从来不讲自己一生中的痛苦,似乎她没有时间去回忆这些,因为她还有许多事要做,时间对她如此宝贵,她珍惜一切工作和奉献的机会。

我的大女儿丁柬诺自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我曾建议她去向张阿姨学习音乐,并且多多地关心张阿姨……她确实去了,并为张权的演唱弹了几年钢琴伴奏。她告诉我从张阿姨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尤其对音乐内涵的表现。她还学到了张阿姨的善良宽容品质。她崇拜张阿姨,热爱张阿姨。我的外孙余隆从法国回来指挥中央歌剧院演出《茶花女》时,特地请张阿婆去看,张阿婆夸奖他对音乐的风格和节奏都处理得非常好,还为他献上一束红玫瑰花。

张权在上海工作的大女儿、女高音歌唱家莫纪纲演唱我的新作声乐套曲《滇西诗抄》,莫纪纲把这个套曲带去北京请母亲指导,回来后在电台录了音并在音乐节目中播放。可以讲,我们两个家庭由于音乐这个事业,有着长期的来往和合作。这份友谊不但在我们老人中保留,也在孩子中保留了下去,我很高兴。

今天,张权的孩子们满怀对母亲最真挚的热爱,为她出版纪念文集,很是令人感动。因为她们知道母亲不仅属于她们,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张权是我们这一代老知识分子的骄傲,张权又是青年后代学习的榜样。《张权纪念文集》这本书里收集了她自己的数十篇文章。早在1948年,从她在美国读书时的文章已看出来她对祖

国的热爱和对学习艺术的执着努力。后来的文章中更清楚地讲述了她学习音乐的过程以及她对艺术的观点。这当中尤其反映了她心中数十年梦寐以求的建立真正的中国声乐学派并在国际上主持声乐大赛的理想,和为此奋斗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在这本书里还可以读到张权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第一部正歌剧《秋子》演出时人们对她的评论,以及后来她在音乐会演出中人们对她的评论,以及许多人对她的工作生活的介绍。在张权逝世以后的日子里,人们写了许多诗和文章追忆她的一生,特别可贵的是有介绍她少年时期生活和刚刚踏上学艺道路生活的写实文章,以及人们对失去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大姐、良师益友所想到的许多动人事例……从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一位杰出音乐家在艺术上的成就,也能生动地看到一位品德高尚、善良美丽的人间天使形象。所有的一切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她似乎还生活在我们中间,她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也永远不会失去她。

我衷心地希望祖国的音乐文化事业日益健康发展。我想,张权等老一辈艺术家们在天之灵所希望的正是如此。

原载于《张权纪念文集》,上海音乐出版社,1995年

序 四

风雨一生 学习一生 敬业一生

——声乐艺术家、教育家张权研究引言

黄旭东

老一辈声乐家的学术大背景

在中国 20 世纪音乐史或声乐艺术史上,留学欧美、学习美声唱法、回国后从事演唱与教学的女歌唱家和音乐教育家,已经辞世或现年九十岁高龄以上者屈指可数。据我有限的学术见闻,似乎仅有十一位,她们是:周淑安(1894—1974,二度留美)、黄友葵(1908—1990)、喻宜萱(1909—2008,留美)、周小燕(1918—,留法)、郎毓秀(1918—2012,先留比、后留美)、张权(1919—1993,留美)、蒋英(1920—2012,先后留学德国、瑞士)、高芝兰(1922—2013,留美;回国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后旅居美国)、邹德华(1926—,留美);此外还有两位 20 世纪 50 年代留苏的郑兴丽(1926—2012)、郭淑珍(1927—)。其中最早的为周淑安,她是我国第一代从事美声唱法教学的教师与合唱指挥家,喻宜萱、高芝兰、张权曾时间不等地先后师从过她;1937 年夏,张权正是在周淑安的指导下,第二次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张权第一次进“国立音专”是在 1934 年,见第 4 页照片),因“八一三事变”交通中断而未能入学。

这十一位女歌唱家在为人、学术上的基本共同点,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她们爱国、爱民、爱事业。不论在海外学习时间或长或短,完成学业之后,若不是意外的政治原因,都毅然返回自己的民族家园,将所学贡献给祖国。
2. 她们都是或多或少地喝过“洋水”而成长的,但他们不迷洋崇洋,而都是“洋为中用”,努力发展我国民族声乐事业的实践者。
3. 她们在教学和艺术实践中,都重视中国歌曲的演唱与教学,有的明确认为身为

一名中国歌唱家而唱不好中国歌是一种耻辱。

4. 她们在自己的求学阶段或日后的教学时期,都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学习、掌握声乐基本功,大都不赶时髦、不太看重国际比赛,尤其是不参与短期内突击性的比赛活动。

5. 她们都重视民族民间音乐的学习,都向有成就的民间艺术家请教,拜他们为师。

6. 她们都重视文化知识修养、民族语言修养、外语修养。

当然,上述六个方面,在每个人身上反映的程度、表现的形式也有所不同,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和学习经历、成才过程以及独到的教学主张与经验。笔者之所以做如上简要概述,目的主要是想将其作为一种学术背景,以此凸显张权的不幸遭遇和非同一般的艺术人生及其贡献,与大家一起来认识张权在现代声乐艺术史上与众不同的历史地位。

曲折坎坷、艰苦困顿的生活经历

在以上十一位女歌唱家中,张权的学习之路最曲折坎坷,生活之路最艰苦困顿,在政治上则更是大不幸,遭到了无情的打击。1957年春,毛泽东发起党内整风运动,张



第三排左二为张权(留辫子者)。二排右二为萧友梅,一排右三为黄自、右四为应尚能、右八为胡然,四排左二为刘雪庵,后排左三为江定仙。

权因为“我爱上了新歌剧事业,我也热爱我们的剧院”,为了改进中央歌剧院的工作,“好让新歌剧事业更加繁荣起来”,欣然接受《文艺报》记者姚莹澄的采访,真诚地、毫无顾忌地开口说话,对当年剧院的工作尤其是歌剧事业,坦率地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张权在政治上遭到晴天霹雳式的沉重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幸遭遇(莫桂新受牵连也被打成“右派”,而且因所谓的出身不好而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到北大荒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三个月后,因劳改农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管理者把已经馊了的饭菜还给大家吃,因而得了痢疾又没给及时医治而病故),这是其他十位同行都未曾经历的。在弄得家破人亡的逆境中,张权精神压力之大,生活负担之重(年幼的三个孩子和丈夫含冤去世后留下的母亲、舅父、大伯娘三位老人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她一个人来支撑),时间持续之久,是常人所无法想象与难于承受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张权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爱,始终不变,无法释怀;她能坚强地面对一切,在常人难于想象的条件下,总是怀着爱心,首先为他人着想;总是怀着事业心,依然不知疲倦地扑在工作上。正如贺绿汀所说:“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从不低头,很有骨气。她把心全都放在音乐事业的发展和建设上。”^①

三张货真价实的学术证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近二十年间,学历、学位越来越贬值,与“文革”前无法相比,与1949年以前更不能相提并论。学历、学位并非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才能与学识,有的人有意不要学位而是根据个人前途的需要,以自由选读的方式出国深造,喻宜萱就是这样的音乐前辈。但在一定情况下、相当程度上,学位确实可以说明一个人的专业水平与学术修养。

张权是1949年春获得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颁发的“音乐文学硕士”、“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唱家”三张证书的留学生,这在20世纪留学海外的老一辈声乐家中,可能是唯一的。她回国后,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充实、不断提高。还有,由于她不愿也不会张扬自己,始终低调对待自我,以及其他原因造成至今她还没有被音乐学术界真正理解、全面认识、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的一位声乐艺术家。据了解,目前音乐界还有极个别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莫名其妙地就张权生平经历中周恩来总理对张

^① 《张权纪念文集》(序一),第1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

权的关心与爱护提出质疑。对此,笔者不得不多花一点笔墨给予说明。

1962年12月29日晚上,新华社记者潘荻^①聆听了由文化部专门组织的十二位女歌唱家(其中就有张权)在政协礼堂的演出。音乐会后记者撰写了一篇报导《我们干革命工作的,是永远不会老的——记周总理对张权的亲切关怀》,目睹了出席音乐会的周总理对张权的关心与爱护。为了弄清事实,2012年7月12日下午4点多钟,笔者拨通了潘荻的电话(因多年来一直有交往)。她感慨地说:“当年的记者决不能也决不会造假。我亲眼目睹周总理对张权的关心、爱护,不仅这一次。”的确如此。既然有人怀疑周总理关心张权的事实,这里索性把潘荻记写的另一次周总理关心张权的事实经过引述如下以备忘,并供疑惑者研究参考。

1962年春天,张权在哈尔滨歌舞团意外接到通知,特邀她到北京参加周总理亲自主持的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个周末舞会上,许多老朋友见到张权,非常高兴,硬推她上台去唱一首《绣荷包》。这是张权在首都舞台上销声匿迹四年之后第一次回来歌唱。她的感情交织着“摘帽右派”的自卑和重返首都舞台的兴奋,正当她婉转歌喉、深情歌唱的时候,周总理来了。张权做梦也没想到,她的歌声一落,周总理竟鼓着掌走到台前,亲切地同她握手,向她致意。张权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得泪眼朦胧。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好久没听到你歌唱了!”然后,邀请张权跳舞。总理利用这一机会,详细地询问了张权这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关心地说:“你调离北京,我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还是回来吧!”周总理还关心地问到她的爱人,当听到张权说她爱人去兴凯湖农场三个月后就病故了时,总理不安地停止舞步,转换话题,问道:孩子们都好吗?她们之中有没有可以学你这一行的?可送到音乐学院去学习。你要好好培养她们啊!(笔者按:笔者记得很清楚,就在这年,张权十九岁的大女儿莫纪纲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当年我正在音乐学院附中工作,我正是这一年认识莫老大的。)周总理如此细致的关怀,使张权十分感激。

张权,风雨一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专业学习上,都经历了常人所难于想象的艰难困苦。仅以留学生活来说,1946年,勤勉好学的张权,有机会考取了美国罗城的纳萨瑞斯学院的三免音乐奖学金(即免伙食费、住宿费、学费)。但旅费和必要的其他学

^① 潘荻,今年八十六岁高龄;当年她侧重做联系、报道文艺界的动态与实情工作。黄旭东注。

习费用和生活费用还没有着落,为了筹措这笔经费,她申请延迟一年报到,幸好美方理解张权的处境,同意延期入学。

张权的留美生活一开始就遇到难处。1947年暑假,当她在旧金山上岸时,身上只剩十五元钱。“举目无亲”这个成语,这时对她来说,的确不是一句轻松的口头禅,而是沉甸甸的令人揪心的实在话。为了谋生,不怕艰苦、勇于面对生活的张权,白天在一位医生家当保姆,看护两个年幼的小孩;晚上又在公共宿舍做清洁工,每周还有三次去教堂唱诗班唱歌。买书和购置秋冬衣服等生活必需品,全靠自己挤时间苦干、多做些活儿去解决。但这种苦和累的工作,却使张权在生活和语言上得到了严酷而有益的锻炼。

在伊斯曼音乐学院的情况以及张权在专业上的学习、磨炼与提高情况,她曾撰写了几万字的《回忆我的声乐学习》,文章朴实无华,不加修饰,真切地记写了自己几十年学习工作的坎坷经历。要了解、研究张权,就不能不读这篇回忆录(1984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分四期连载)。为节省篇幅,这里不再介绍。希望本书读者能找来看。

总而言之,张权曲折坎坷的人生,磨砺了自己的意志,培养、练就了真正的艺术事业所需要的基本功以及学识与才能,她坚持不断,学习一生。她怀着一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热爱事业的赤诚之心,奉献社会,敬业一生。

今天,我们终于把《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收集整理完成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把丰富的文章资料进行艰难的筛选和压缩,现在我们把文章按时间的先后排列成序,可能有些地方还不尽人意,希望能得到读者的谅解!衷心地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写于2013年3月